
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十八

明 張寧 撰

碑

海寧縣障海塘碑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峙如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沂洄渟滀赭湙出潬若隋則口隘潮東仄擊於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汐衝鹽

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繇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横溢衝圮隄塘逼盪城邑轉眄曳趾頃一决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畧盡郛不及者半里軍民廻惶奔竄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於府府守陳上其事於欽差鎮守太監李廵按監察御史侣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按察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叅政李副使端叅議盧僉事梁咸集厥地周視翕謀區畫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曰

君宜任重有所給之從卑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庶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於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通判何兼總工役初用漢揵絙法不就乃斷木為大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趨事計以日費致月工填壘稠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時盛暑公有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奏鮮定賦非但疏泄而已令民蕩析未寧農稼方作飢勞野聚必有疾疫未可

亟也縣是作治雖嚴閒輒撫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舍患以新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副隄十里衛濉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死徙之念歲八月塘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倍厚覆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羡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艱時官寡謀誣以異術令之深沙鐵神遺跡近在吾少

歲猶見大父行於悒流涕而道其苦辛者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背畚鍤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錢公以一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縻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効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惶若遇勍敵雖有優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

曲以庇食我以調劑我以成我稼穡以寧我婦子凡吾
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柰之何泯没其德
遂相率叩縣令孫綱教諭彭永烈介予友醫官郜進庠
生凌雲翔徐寛具書幣走徼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漲溢
凡際海之區無不閒遇至於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
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
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
之潬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考則

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實不足以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一以示今日之功一以示後世之法

重修嘉興府學碑

嘉興府學自真定黄公懋修建凡九易守歷二十七寒暑土木之工完壞相半成化十八年金谿徐公霖適知府事重建聖廟東西廡二十二楹繪飾諸賢舊像仍文昌祠三楹於明倫堂東後創鄉賢祠三楹於西後增廣

學舍五十六楹牲庖有室餫食有所經始於是歲三月落成於二十年九月是舉也公因仕學優通僚佐皆德藝相值故其成也速而可久美而不靡訓導李敏趙葳率生徒湯濬王永芳詣予以大司馬項公藎臣同知施公濩章書記刻石以彰久遠余既卒記其事而公之本意不可不白夫學者將學為聖賢也聖賢之道無他行其所當然以盡乎其本然者耳聖賢不能使其身常存其教常不息不得已而托之言學者不能親受教於聖

賢領會其面命不得已而求之於其言後世作人者不能使人皆聖賢無所差昧於是乎設為學校科目不得已而論選其所習於聖賢之言非務其言將因言以考其能踐夫所謂當然本然者耳能明其言以淑其行以達諸用上也明其言不以淑其行而無所用下也因於言而或有得於名位之閒皆苟焉非聖賢事也是故明言為格物致知之事淑行本誠意正心修身之事達用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聖賢所以教學者所以學

後世所以法乎唐虞三代者皆不出乎此寧願諸君子勉為其上戒為其下強力從正以表著其尚異焉者然後可以稱賢弟子為鄉先達為時名臣生也可以賓老于明倫之堂沒也可以俎豆于鄉賢之祠庶幾道德功業不負公為朝廷興學之本意不特務其末而已其或枉於進取溺於利祿自失其身而始卒不類是又尚異者之弗如何足為學校齒論若夫非其所致而得失成敗無愧於天者此則君子之不幸也何罪哉

鬱秀道觀重建殿宇碑

鬱秀觀宋咸淳三年道士劉一清樂洞雲以居宅改創於由拳里元至正二十六年燬於兵火地址没入民業漫不可復國朝洪熙初高士沈野雲弟子顧眞常仍舊額徙建於白苧里去一清百三十年而繼絶之人始出野雲遭遇仁廟嘗被召寵賚賜誥命圖書觀因益顯著殿像皆名匠所造工制絶倫第以逼際市水隘陋蒸濕歲久為白蟻所侵蝕梁棟不支日就崩圮成化三年真

常弟子王應奎徒孫劉惟貞盡撤朽餘易以堅木石柱崇深宏敞視昔不侔又闢東西廡地周以翼室表裏明爽真可以稱方外自野雲至此又四十五年而舉廢之人始出前後通百八十年此觀已三變孰謂玄虛之學當一守靜默而可以終無為也予自成童讀書觀中真常尚在應奎方少壯當時已復役慮於此今應奎年踰八十惟貞亦將老始克就緒顧其積累之勤比野雲俟時而動者不類可謂苦切矣因為記其事實刻石殿傍

俾後之人知有所務他不與知也

句容縣五顯靈官廟碑

五顯之始紀傳不聞姓氏無所於考宋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間封侯淳熙中加封公理宗朝改封八字王號有降誥勑御書等事載國史實錄院編校官胡升所撰星源志自是以後祠廟寢廣香火之盛幾與道釋神等雖偏州曲縣皆知其名號必其生有能為民作福而死可祭於大烝者後世既失其真而遂以疑傳耶

若其感之或通質之或驗則亦其平日之精明不撓所謂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猶有浩然獨存者歟況盈天地間莫非此理故神之靈不特有廟之地皆可禱也向容舊有神祠於縣治東淳祐中以旱隘不安於神共遷於高爽民水旱疾疫必相與禱之其感質尊祀者若子孫之仰祖禰焉元季燬於兵燹故址没入民居宣德甲寅邑士朱以文等六十四人謀舉廢典召故守廟者考實舊制以令於鄉人朞月盡復所侵地募民得錢數

萬緡乃立垣墻置門屏作靈會殿肖神像而中處之輔以華光靈應樓閣前後左右一望周洽宏麗壯偉視昔數倍而民益向信之矣此其卒誠敬致感孚蓋有出於感靈氣焰之外者夫豈待動之以禍福而後能哉或者乃謂甲寅之歲神降於民家言人禍福民用大懼廟始復故夫鬼神以玄默為德有嘯於梁而觸於躬殆春秋所謂用物精多則䰟魄強者矣豈神之謂乎不然則城域之異氣憑於人而假之言否則傳之者妄也

秀水縣公廨碑

古者農隙役民歲三日而家一人然周召營洛乃用庶殷於春月周禮匠人建國有創置之等而無修述之法月令孟秋命有司修宮室坏垣墉此足以見古昔盛時經權適宜人法竝任而無偏廢不起之弊後世嚴於經法而人亦無能特任鮮足以便宜者公堂府廨雖有小損懦者拘於法貪者以媒斂怙介者樂因循振揚者好敏急拘法則已不敢媒斂則上不從敏急則民勞因循

則度廢縣是有司之居如客視邸而坐待其大壞況能補所缺略而以增置爲哉噫是可以推見夫世道之大者矣秀水令莊君瑩中由進士出領邑事邑自宣德初析嘉興爲縣土木多草創工久亦隳圮瑩中治任之餘周覽境宇慨然興懷曰民社之具予敢不力自是經營規度外措内思節用以致財養民以致力爲之以漸以致勞於今八年縣治學舍壇墠倉庫亭院驛置凡有事神人者一皆修建完久非復曩時之率略矣葢重修者

百二十二間增建三百十一間别其地名合五十餘所而皆成於一令已無可惴上不見疑未必皆農隙也而不妨於民未嘗待請報也而無僭於法若瑩中者其亦不難能已乎瑩中行且滿考同官者謀以修建事實刻石而表諸神廟之側具書專介請記於余余聞君子之為事其致必遠是舉也可以樂成可以圖遠可以示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孰知其不可者因為之記

嚴氏先生誥命碑

成化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進封宣威將軍海寧衛致仕指揮僉事臣嚴端年八十卒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海鹽縣開濟鄉祖塋之西子明威將軍襲海寧衛指揮僉事臣齡言念先世積勤累勞出萬死一生之功際遇聖明以有禄位惟祖惟父克濟世美滋承天休不敢期於驕侈式克至于今不孝齡生逢盛旦無以奮忠而嚴父見背孝復違缺存殁之感其道何由乃拜手稽首奉其誥章刻石墓道南上承以龜趺冒以龍額覆以繪宇崇

以石門用昭慕於罔極臣惟君臣之際上以不忘為事而下以不負為心非有貞固之托不足以垂示久遠是以古者君誓功於臣臣服命於君皆有詞文刻諸金石又惟純臣不敢慢君之恵物孝子不忍舍親之澤器物器且爾而況其服命哉宜讌之於此口誦心惟圖存思永而不能自已請著其實於碑以率夫繼世之為臣子者

德清縣重修玉皇殿碑

德清縣治西南有玉皇殿宋淳祐間邑民倪福所建衆因禳為祈報之所水旱疾疫謹致禱焉國朝洪武中一嘗修復歲久弗時治土木傾毀民頗自惑相與赴愬於邑邑令師公賓曰是民志也且知鄉宜因以定之遂禮其耆達者談思忠等七人為倡導業修建遠近畢協智者効謀能者授任富者輸財工者售藝而庸衆者服勞役自成化戊子已丑不二載告成殿宇門廡視昔加盛仍命元峰觀道士沈志安主香火是歲適有年民自以

得憑庇大相安洽父老念予為鄉人走求記歲月永昭於後仰惟皇天上帝以無上之尊主宰下土父母萬物言上下則有分故郊類非通祀示尊也言父母則有體故凡本之者皆可自達示親也故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豺獺之報風火之升非上令而下求本於自然也自然之化非天人之際其孰能為之古聖人在位既以天自謂亦以天謂民詔諭之言政事之則閑道禁制動必稱天以相警動所以因其然而一之使

常相屬切易化也或者以感召之事特以爲文而民神之殆奇論非聖人意也吳與六縣皆雅俗而德清尤淳謹民多務本尚質嚴於鬼神困相呼盟相質禍福相悔保晨起暮息手舉而齒叩者皆蒼蒼者是賴所謂有孚如臨不敢一肆其志於暗昧蓋千百年之故俗如此夫畏可以教敬而致於誠公能因民之善而導之宜其易化也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參政甯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委以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弊餘易以栢木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為餼堂東北隅廩庾肄舍在西際南上廨宇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於廟東仍文昌祠於廟西重門翼廡垣屏

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於歸其適也將惟過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為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賔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為游說騖為戰爭流為異端聚為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遯而莫之振

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汎濫浮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横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用益無嚮用絶於授受或就耰鋤或附刀筆或迫為卒伍或困為屠庸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竝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絶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興賢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歧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戸蕩

然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紊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内叛扶持迓續百有餘年而伏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為家以死為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强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洪惟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於海内所以陶

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濤民聚居無厚資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弊起廢使吾黨大康其家而終為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儁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崇德縣學重建明倫堂碑

治民必先於養士士得所養而三代之民純士非所養而漢唐之民雜士失其養而嬴秦五代之民蔑如也得失純雜何者不由於學校之興廢哉聖朝法古為治建中立極以端教本學校遍於海内士得其養而民之歸純也久矣崇徳為嘉興上邑其俗多秀民美士自宋全令科第相望正統中邑令焦寬重建明倫堂於學之故址歲久復時葺日就傾圮大尹南巢王君以鄉進士出宰是邑始下車時修謁顧瞻已有成慮民未可以遽勞

也乃旱夜績畫聚材鳩工為備幾十之八九而民尚未知成化庚寅三月卜日經始言諸師生擇弟子之能者楊明費敏使為倡率邑中聞義而起富者以資貧者効力是秋八月具以告成俯仰周接輪奐一新自昔更始舉役未有敏贍和洽不以令民而民樂從如此是可以見養士之足以勸人矣嗟夫天下無一非聖人之道民皆由其事而不知士能明其理而不倍無士則民日昧而佚其所從事故士之所在其民必良無士之地其國

必殆一得一失古有明徵無興學養士之功而欲善化於天下雖絶力優智皆茍焉耳學師生感君之惠求予紀述以彰久遠因著其所係之大而刻諸石

海寧縣學鄉舉題名碑

周制鄉大夫三歲大比而賔興賢能是時黨庠術序備嘗教簡論視始也閭胥族師黨正皆得歲書其德行道藝至其成也鄉老大夫又帥羣吏同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諸天府士之造就皆根於鄉雖或異時名

分寥遠然而遺文可徵鄉論如素隋唐而下始專以科目取士鄉舉變為官試賢書流為公牒獻受諉諸曹司士於鄉黨若不相涉非有通顯雖先後輩亦或不知其學行人品之詳而遂以忽忘者於表率之道豈不重可惜哉我朝舊制每進士登科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待士之典蔑以加矣寧幸遭際恒念禮可以義起利或得專行思欲於府縣學行鄉舉題名庶幾廣上恩而追古意及承乏汀州適以病免方切自歎會海寧縣尹

李芳訓導戴琰達穎適有是舉相與具書記請予請記其事因樂為之語曰凡士之務於科目其致有三曰文曰名曰位然皆造端於鄉舉是蓋君子進身之資而非進其身者也朝廷用士之具而非用於士者也夫文者德之華名者才之表德與才周之所謂賢能而合備於人謂之有道道非位不行君子恒因其自然著見者以應上之求將致位而行吾道焉才德藏諸身司士者所未知亦恒因其自然著見者以察下之能命之位而用

其道焉故在下成進身之業在上獲用士之效非但取資具而遺事實也苟無其本而徒以文自飾以名自眩以位自矜進則病民退則失已倖然由之而無所顧恤其負學校而羞科目也甚矣猶說諸其鄉曰吾昔之實興賢能人也豈不厚顏哉夫言無體要者不傳事無關係者不永昔司馬文正公作諫院題名記欲列忠詐之目使人知所避就此所題名皆一鄉之士出自學官弟子切於見聞賢否正邪猶之論其家人呼名立辯不待

目列而後知況刻之於石千載不朽非若向之可遂忽忘矣寧也隣邑後進惜無可傳之言以記有永之事願與諸論秀而繼當升者誓戒勉之用毋忘賢儒師表率之意

尚胥廟復修碑

古守臣鎮將太有功德於民死而不能忘也則相與立廟以祀非若今丘墟叢薄閒纍然土木瀆亂無文者之比若大夫伍公子胥以正諫被讒死非其命史稱吳人

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海鹽開濟鄉去胥山三百里開濟鄉故有尚胥橋循橋而北有尚胥廟石刻載封號廟祀里社修改皆宋元時事其舣始漫不可考不知何自有廟於此豈公將兵時伐楚破越嘗經行其間而有按兵息民之澤或言諫素著民聞梓里抉目之語因得為備而不犯越人入吳之鋒哉昔會稽吳山丹徒大江錢塘浙江咸有公廟將所謂憐而祠之者不獨胥山而開濟之廟亦其類耶公兄尚實死於楚今橋廟之名

及尚又豈以奔吳之謀實尚成之而懷德推本耶夫名久者其行必碩報重者其施必深民之久於思公蓋必有所繫矣況乎水旱災祥禱之輒應公正氣在天地間四方上下宜有浩然常存者積誠致感復何疑哉此廟祀所以愈久而益不忘也彼有溥公入郢事爲已甚又誣公蓄怒爲濤以厲吳王司馬王克之論固定矣獨惜公平生被讒遭讒死猶未已如此況其身在而能免哉廟故有田若干畝皆鄉人捐已業以奉歳祀者繼作不

恒侵鬻殆盡祀事既缺祠宇日隳正統中邑處士張泉一常修復而典守非人尋蹈故轍其子太學生彝慨念存殁勵己率人積十有餘年而廟貌田祀始復舊觀可以誠孝稱已其事之始末詳具碑陰予特為之著其大略

玄真道院建復旌烈廟碑

玄真道院在嘉興府秀水縣南隅並溪界旌烈坊舊屬嘉興縣後分屬秀水縣郡志載嘉興縣西北五十步有

旌烈楊將軍廟梁乾化中刱置計其地適盡道院東際而巷名旌烈者正直其取入路將軍為守將城陷不屈赴井死於此今地故有井歲水旱汲不竭必其生有捍禦功於民又能死事故立廟以祀遺跡具存無可疑者惜其名字不傳沿革無考元延祐中道士范素菴懷心菴姚純菴始創道院得地僅二畝西南距官道東址肘腋之地皆割沒為民舍隘陋逼促神之遺像漫列於廡下與部從等及聖朝洪武以來承平休息民居益蕃城

市間尺寸不肯輕售況寥濶之舉誰復為之主贊由是
彼此兩忘愈無可復之望宣德庚戌今上清玄學講師
竹牕卜源靜領楸住持院事師讀書有材幹大為當道
所重正統戊午始廣地若干景泰丙戌復廟址之半成
化己丑盡復故侵地崇以潔繚以周垣作堂三楹遷神
像而中處之前門後閣迴廊翼室廚湢庫藏器物以次
具給至是始為一成可與方外竝稱矣然土木費煩而
售地者又數致訟求增直賴秀水令莊澈千戶崔恒力

為主持卒以康濟士之成功立名固必有所因也余年十五六讀書玄真與師及弟子湝本澄處當時規制皆所目激今三十年來紊者以理缺者以完廢者以起侵者以復而師之橐橐遂空鬚髮盡白顧其苦心劇力豈果為其家室子孫直盡心於所事而已士大夫能不為其身而為所事盡心如此何適不濟況廟之舉尤為近正君子不能不與之也郡同守東廣楊君冠好古樂義將刻石傳久請寧為記遂述其大略以復若夫地址資

貴歲月先後施與之氏名則志諸碑陰銘曰旌烈廟毀玄真聿興廢興之際侵割乃生廟址日湮院宇偏裂首尾不倫胸堪肘掣溷擾參錯汚雜囂喧士亦勞止神何以安勤勤竹隐補弊振墜匪日匪月絲積粒聚不震不慴徐取而歸言念君子左挈右提豈曰予得匪彼斯失天道好懐復此舊物廟貌於赫堂宇肅雍載其清淨以永玄功功不可隳物難久假我作刻詞允告來者

記

琴妙亭記

天台李先生陽春世善琴自其父琴趣翁作亭於所居環清堂之右其地有山溪石泉東距遠海四周皆會勝於亭魚鳥親人林木呈秀煙雲雪月風雨晴晦皆與亭宜每鼓琴其中心遠思閒天機流動調弄竟日樂而忘疲因題為琴妙亭是後以琴行四方江浙之閒遂稱獨步而亭之名亦隨以顯盖其學盡得徐劉二家之長而

兼總之故能清而古博而精和而不雜緩而不弛密而不迫混混洋洋而不失穠纖輕重之節聽聲如偶語寄指若露意續微音於既閒駐餘思於將闌此又其最善者顧其輪歴擘摘與衆不殊而按抑引𣲖之工過如行雲靜如流水心手同歸實所難及至其改絃易調竒𦆵迭出羣弟子縱觀狎閙先生亦不能自言其然稠人廣座一倡三歎憂者以懌鬱者以舒放肆者就舉止粗鄙者設禮容陶其和而從之遊者踵相接於戶其為人温

厚閒坦不滯於物叅賞問學不昧於道樂出於虛而成於文無怪其能底於妙也予年十三四家君命學琴於先生往來於家今三十寒暑矣叨第後歷官中外遠涉華夷閱琴甚多未見有能與之抗手者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感天地動鬼神和民庶格鳥獸此正琴之妙用惜不能引致於阜民典樂之地以贊翊清化徒使其臨風對月寄心妙於幽林空谷之間也然山水之趣河汾之操荒閒寂寞中人尚有知其音而屬和之者視彼獨

行無徒絶絃入海者猶勝斯亭之名自當與高逸之風竝久也一世之士何足與論先生哉海寧衛撫軍張公廷鸞素善先生遣武叙二子侍傅二十五曲因請予作琴妙亭記以贈夫學至無功而後謂之妙妙雖先生亦莫知為之矣況可以文字傳耶敢復之曰不能記也是為記

怡松記

吳門有隱君子張姓而字廷肅者博雅好義志尚不羣

嘗植松於所居隙地愛護甚謹歲久滋長燕居無事每相對坐忘意若與松會者因自號曰怡松客有過之者曰子之怡松良是風拂之其聲可聽雨潤之其色可觀花有具子有味枝可採榦可材歲晏不驚冬盛夏不知暑靜撫酔哦不舍其故松之可喜者博矣柰之何不為松怡哉廷肅韈然曰客之言將怡其利耶凡天下之物足以怡人者皆足以戚人而聲色財勢其甚者吾方戒世之所怡而用其所不怡者以自怡客將謂松能以物

怡我耶吾見世之恱柔屈也松勁直吾怡之吾見世之恱穠豔也松凝澹吾怡之吾見世之恱銳發也松晚茂吾怡之吾見世之恱多變也松持久吾怡之庭立切切不撓不阿吾於是得處人之道根本茂固枝葉敷榮吾於是得保家之道冰雪岩澤氣質愈奇吾於是得處身之道若此者吾率用之以自怡而松不吾意也誠若客言則將以利之將以利之則客之言未可以止也客謂風拂之聲雨浥之色何不使我聽歌而觀舞客謂花有

臭而子有味何不使我薰香而飫肥客謂枝可採幹可材何不使我以蠟代薪沉檀為屋茍無所於見不叱之取而徒事於寒暑遊逸之微棄人之所取取人之所棄吾豈若是之聾瞽而好惡與人大相逺者哉吾誠懼夫聲色材勢之將以慼人而柔屈穠豔銳發多變之不可以久也故寧取其所遺者以自怡客何誚吾之深耶客曰子之言高古而近情可則也請筆之為記

松泉琴室記

松泉主人世善琴築室於豐山松泉之間外門不飾内具甚修每鼓琴其中以自娯若與世偶人鮮識其藴客有過之者主人欣然命琴彈關雎之風而更以鹿鳴之雅作止雍容情文周密若將有所待者客甚善其音而疑其迹問之曰吾聞樂本於人情而章於聲故聞其聲足以知徳聽其言足以考行子去而堂與忘而利勢棄衆人之所好尚而獨居乎野樹寒流之區高介不羣希聲太古吾固疑子爲成連之亞伯牙之儔也何其見諸

音節者猶復與與依依不忘於君臣夫婦之常吾誠非知音者子亦烏能與志山水者同歸哉主人笑而不答呼其三子出侍謹謝曰客幸少休僕願假晷刻入問老父當即至三子皆儒衣冠云自學宮還進退肅慎不敢與客當禮客乃俛而思仰而視爽然大悟曰先王之為樂所以正德美成以和翼治化不但聲容而已主人其將興詩立禮而庶幾成樂者哉視彼絶人遺世眩能矜奇於絃調摟抹之間者真辟人也吾可以是致疑哉因

亦不告而退歸記其事於草堂主人姓顧字𪾢容乃方洲病叟張寧也

忠節堂記

浙江都閫崔公㣲名其所居之堂為忠節請余作記曰昔在正統閒閩浙盜起㣲先公都閫以英才重寄移禦金華與二弟澄清同日力戰以死時㣲母夫人李叔母郭賈年尚少郭既蚤亾二母痛姑老子幼苦心事育三十餘年皆相守以死兄弟死於忠娣姒死於節足以扶

綱常振風化此堂之基址柱石也朝廷有祭賫表錫郡縣有紀述頌美足以光史冊被絃歌正氣鴻名流布下上煥焉與浙東西山水發祥增秀此堂之藻棁丹雘也居其室者男正度於外女謹節於內約而處者安素不濫達而仕者富貴不渝傳子及孫百世不敢有忝其始此堂之閫閾壂㙚足以居正也過其門者非正人不入非良朋不坐雖有衷邪隱佞仰而視俯而思語而及之有弗動容愧志厭然自奪者寡矣此堂之階戺明峻足

以立防也嗟夫生死安危事勢相去遠矣崔氏兄弟夫婦直使身塗草野命隣湒聲而後能成忠著節回視其舍生就死去安從危之際荼毒艱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所以曠世閱人通天下古今常不多見也顧其常不多見而萃見於一門在人則人勝在家則家勝在一國則一國勝隨其名跡所至無弗稱勝者也昔商容閭武王猶式焉崔氏之堂宜其為兩浙士大夫敬所也是為記

李伯時畫記

姻家張公子宗大以龍眠居士列畫陶淵明圖徵予題識按卷中通十四圖皆白描筆精微妙絶圓熟精密細巧而勁平引而長不傅染而顔采發越筆意俱到形神兩全繇始及終行坐動靜醉醒語默平疾壯老骨格不殊形氣迭異所謂以鐙取景各相乘除其間點睛落照精爽炯然俯仰顧瞻相對欲語斷非世工筆墨所造疑有秘授也畫史謂公麟兼善顧陸吴張之妙信矣但紫

桑五柳潯陽三隱清風壯槩可傳之事猶多惜無全筆其第一圖平生詩酒自適事非有履歷先後當次漉酒素琴之前不當引首藍輿當在王弘接見之際留錢當在延之飲酌之餘此皆舊藏脫誤然亦無大關涉也嗟夫圖畫之原尚矣天地之奥鬼神之情人物之故非文字無以明其義非繪圖無以著其像不可以則民於是乎山龍華蟲之作必繼之以出納五言之命焉古者引裾鎖腰折檻江潭賁山諸畫皆依文字而立足以表忠

著節靖節蚤以親老家貧一再為仕自劉氏録尚書後世事漸不可人意乃托寓去官屢召不起放情詩酒以清介自厲外若遺落而其中則卓有定見雖老病瘠餒猶卻拒時餽此其心果何如者史不原其心而直以隱逸名之是文字之傳殆不如此圖之詳實也宗大妙絶鑒賞於是卷特甚珍重非有真識者不能昔楊少尹致仕歸昌黎先生恐史氏不傳又惜時無工畫者為圖靖節至末宋而卒志念幾不白矣百世而下國史有傳儒

者有圖詩文有刻古今高其風致不已人患無可傳者耳何患不傳哉

畫牛記

湖隄春牧圖如漢英所製今為宗大公子家物圖中牛二種共十有八牧豎十人皆出異無一事相類二犉各引小犢肉骨疏緩得孳牝態一牯有雀上領肤間其行躑躅若傷軛若喙狀一偃角者舉跡卻顧勢將下隄餘六牛皆涉水淺者昂深者犅抵墜者協登途者奮而進

及坦者俛首受乘二猳厲角匿尾以鬬筋力盡見毛革皆起最遠四牛駁者牸者黄者犛者卧立升降遠近大小各極其妙二豎裸搏旁兩人赴救隔水二人見鬬欲立牛背錯愕指顧一人持角躡牛首而上勢甚倉猝若將前望鬬而後避牴馬者後二人各奮挺擊猳距踊起蹶若與牛敵惟一豎匏貫横笛調弄自如雖用筆粗簡而靜躁勞逸之狀咄咄逼真其間岸柳汀蕪水陸平遠殊有芳春意象不特畫牛而已大抵寫生狀物與山水

畫不同山水物理幽微非精深未易識至如花木禽獸妍媸立見昔戴嵩與弟峯名擅畫牛及作鬭牛圖猶不能免揚尾之失況下此者乎此圖布置經營情狀兼至無一筆世工氣習可嘉也宗大真知畫哉

思補堂記

臣子之道一而君父之分殊故忠孝安全雖聖人不易得也古聖人自下位者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已其於君臣父子一得一失或變或常非德之不類事之不

類也德順事逆而聖人之心必有不自安者於是乎有
夔夔齋栗之敬傷父益悠之勤來世口實之慙羑里之
獻牧野之陳避位東征之勞宋齊魯衛之老於行然則
所遇不齊雖聖人亦嘗慎為其所未及況餘人哉學聖
人之學而識其大者吾於畢舜修見焉舜修之言曰吾
始由進士知曲陽事以父老歸養此王時將効忠而為
孝所迫甫及三載罹此大故尋以病免此王未克全孝
而忠復違心進退惟艱少壯不待几然處玆覆載之間

曷嘗跬步忘吾君親哉所念用舍不殊死生異時竭力致身未由也矣惟夙興夜寐不忘所事以自訟於臣子之末故名所居為思補客有難之者曰思遠不益行志大不果成情達而事不從未見其能補也舜修悚然起謝曰凡天下之事既遂何思非缺何補王誠未遂而多缺也蒙冒不避妄意世之有家者皆賴於君人之有身者皆本於親吾當齊吾家不敢違於君之法守吾身不敢背於親之教植吾身家致勸於族屬鄉黨使各保其

家各守其身各無違於君親日相趨於仁厚玉所謂豺獺之報烏鳥之情雖無匡弼顯揚之偉烈庶幾少自効於天地君親之所不知以畢吾志念而已第愧閔人不足而能推己以補之則易病己不足而欲資人以自補則雖此玉所以自言竭力致身之末由將自訟於臣子之末耳豈暇計其能補與否而後為之也琴師李陽春來自淮致舜修書求為記且述其言如此此豈小丈夫之所能哉予故詳記始末而首之以聖人之事

方洲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謝雲

方洲集卷十九

明 張寧 撰

記

環秀樓記

南昌舒氏為靖安之望其文章科第仕宦備見於草廬吳文正公墓表自雙峯先生至嘉興守謙益府君十世皆同業謙益仲子良玉在太學時即所居西偏創樓十

餘楹不改前度不侈後觀不蓄竒玩藏雙峰文稾及遺書數千帙而已樓前鑿池結茆屋號漁樂亭容有至者或先息跡亭中而後登樓卑高小大亦所以示升行之序北有長溪經舟楫三面背山草木茂滋廬舍聯比平居顧瞻及目而止山水之竒未可以坐得至層樓特起睇几洞明駕空憑虛陵陟倒景俯仰四睇高者遠者突者窪者隱伏蔽翳滙遡沿洄蒙泉奥區無所不見山如引帷水如縈帶氣馳翕而勢参拔韓子所謂天作地藏

遺乎其人者盡在几席之上若夫朝夕晦明温涼暑寒景與時會事與人宜又樓之餘美也落成日適郡同知徐君至值雨信宿顧而樂之因題為環秀嗟夫舒氏之居自宋至今更歷已久至於山水竒觀必待樓而盡縣所處髙明也君子置身之地其可一暫苟安使聞見日下不廣遠哉良玉丞海寧致仕過訪具道其故實因記之為舒氏子孫告

梅雪記

余友王均宗勲於所居之西偏構小齋四周皆古梅樹雜以叢薄其地既僻閒所陳設皆寒澹清淨之具雖家人亦罕至用是齋益幽雅而奇秀晚出隆冬時梅始作花快雪紛至宗勲坐對竟日蓋其心必有所自得而非衆人之所共知者君出自右族遭時承平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足以娱志意而恣佚游者未嘗一日無也然穠豔柔脆朝見夕渝而感慨厭倦亦多矣及夫歳晏林空百卉消歇猶之險阻艱難小大夫委靡埶没時也何物

偃蹇乃能凌厲歲寒挺特不變其隱約窮年而生意自裕況乎門墻灑然上下一白而純素可愛無復向之所聞見者風塵眩瞶中胡為乎形色於吾前者忽如此斯時也則必有去華就實棄垢歸純之心有堅白以終其身庶幾無愧於物也此其人豈世俗之士哉又豈留連光景取快情事而無益於道者哉余與宗勲友善相知深因書其實為梅雪齋記他日歸游齋中又當重為講說也

夢草記

夢草劉公秉用故事寓懷兄弟之名也初公秉之父孟顒與伍宗序友善宗序無子指其女謂劉曰敢以後事累君劉解其意許以公秉往壻之曰吾不忍故人之窮也及成禮之日公秉行且泣持其兄公瑞曰父命有嚴手足伊阻天倫之樂可旦夕繼乎公瑞慰而遣之自是而違羣别聚者餘十年故思兄弟之恩則欲歸歸則恐傷於義念舅甥之義則欲止止則恐疎乎親二者交於

中而無以處之故思則必歸歸則必返返而後則思益至思益至則咨嗟咏歎不能自已則必形諸夢而有見也其去留之念往返之懷鬱紆糾結而循環於中雖旬月必有會而無日不思也其處心積慮不亦可悲也夫雖然義之所在恩有時而奪公東之事君子固有以處之也然而兄弟之愛古人所謂天合終不能因事而間故托夢草以自傷之嗚呼劉氏子弟自公瑞而下娶而有子者八冠而未娶者六未冠而成童者四蓋十有八

人焉幸皆歎行孝弟繼為文儒豈蒙以養正之功固本於父兄乎不然何其小大之相若也予托交於劉知之為深故能記其實賦夢草之詩者慎勿以池塘得句為事

衍慶堂記

台有彦士盧公泰者其先滑州人家乘為唐宰相懷慎之裔鄭處守台時来訪處經屬縣天台見山川壤土之美民風地利可以居子孫遂卜築山口留不返事終老

焉自是與滑人始不通問牙然以居濳然以適盧之族若不競矣無何奐奕二子皆以經術致顯官能修懷慎之業以延厥後樂善行義代不乏稱而科第閥閱之隆亦既望於台矣蓋自唐至今凡二十五傳而至公泰清白相仍不少休隆是豈無說哉惜乎山口之居被災略盡公泰復作堂故址之上名曰衍慶因僚友魯君崇志求予記以昜之予嘗惜古今名卿大夫方其勢位崢嶸廪蓄無厭非不欲藩屏子孫衣食百世而一再傳後蕩

然皆空令其所存十無一二何者德薄而位浮也懷慎之相唐清慎儉約雖飛蝗害稼猶不忍撲殺之其仁愛所形果何如也而欲其不復理固有是哉吾知懷慎之享其德者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矣或者乃欲以斯須之膏澤而貫浹後人不應則委敝於天是誣之也其可乎因書為行慶堂記

南莊野趣記

姑蘇朱明仲甫常營別業於閶門之外題為南莊野趣

其友吴興張寧過而問曰夫荒落幽僻其地謂之野朴陋無文其人謂之野故賢俊在野則時憂野人未化則治病叟蘇之望族聞人其末將大何樂乎野而自以為趣哉叟茫若不聞藐若無接莞而笑頃而言曰吾聞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聖人因地域民始有朝野之别因人立政始有君子野人之名固不以美惡分也故君子在朝則朝在野則野其道不相背其志不相奪伊尹傅説吕望是三人者既出則商周之衡相尚父不出則野之

耕築釣夫耳曷嘗留心於出處而自以朝野為窮達哉若巢父許由則固於野故其跡過高而無實百里奚甯戚則急於朝故其事甚猥而可薄二者皆非中正之道吾聞神聖難繼孤孽難全巢由當盛世焉知不自度其難繼而反以為高奚戚當亂世焉知不自度其難全而反以為通今聖明御極世底平康在朝者皆安於衡相在野者皆安於耕築所謂過高可薄者不聞而異時物色追求變名易姓之事銷息吾閒居田野優游和平自少以老所以自得而無憂者皆朝之賜也吾豈

有所能而敢自異哉古人有言無事此閒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誠以此爲趣而耕鑿養生蓋其小者耳子未達吾趣顧以荒落朴陋見鄙則今日之不在野者固皆文質彬彬者歟何子之猶似吾野也寧退而歎曰叟之爲人惟無係於物故無累於心惟無慕於人故無悔於已言古行高而不見其迹志潔見遠而不測其藴將所謂有道君子寧忝與爲友而猶不知則古今山林澤藪之下豈無可以大用而終無聞者

哉彼三駶夢卜之事固非常舉也

閒居畫記

畫事非士大夫所急而亦士大夫之佳致第不可泥於形似與專藝者競工曲耳予少常留情兹事薄宦後餘二十年不復經手時見名筆亦徒想像經營默識其位置歆豔其氣韻於方寸間而已病卧丘壑今又十載年已半百乙未四月三日閒居無事晝永人閒宿酲旋消午睡初足因登一笑山涉秀野園循清樾軒至雪夜歸

舟從容緩步自見山居入憩於清燕室中晷刻尚在未遂命山荊知文翰者出圖籍一觀披閱前輩所畫不覺清興頓發因呼小侍具四物於牡丹亭商確詩意援筆揮寫至翌日圖成通紙數幅為一卷雖意趣自如風致平遠所愧荒落之餘筆不逮識目不副手又生紙常筆點綴不工動成清沁皴汕枯澁圭角橫生是猶靖節之素琴昌黎之畫記舍其形聲而求自適云耳

姜承祖孝思記

吾先師雪溪蘇先生為姜承祖作思親堂記詞義簡實得人子不死其親之意承祖乞予言以廣其意曰先父惟尊長相知深不肖亦惟尊長見愛顧作敎戒俾不忘先父之所遺幸甚嗚呼寧自束髮與承祖先府君文進家承祖生五月姆抱見諸堂中文進抱至予懷曰吾祖及考累世惟一子若世類相同則是兒終鮮兄弟幸其長能少知理道不墜門戶提攜之托敢以屬吾靖之時承祖大父松庵翁殁未踰歲文進每攬涕曰吾父奄棄

痛極終身妻與子吾無切慮但母老於堂姊老於室異時儻不能盡報耳請之何以教我此吾所聞於文進而承祖失父時尚幼或未知之也顧其平生勤心苦力出一言作一事常如不及惟恐辱其先以為後人之累自承家以來蓋未嘗一日能自逸也其所謂知理道不墜門戶承祖曾無愧之乎太母老且死姑母尚存所謂未能盡報者承祖曾無愧之乎愧其父將以強為善以光大其門戶可也愧其父幸其尚存以庇蔭其身而恣其

逸樂不可也今余又將北上與文進墓廬違遠所自愧者不能朝夕訓誨引翼扶持以償故人提攜之托曷勝顏厚繼是以往庶幾平生恩愛得以勉其思底於善地或可以補予之過也承祖其識之

涵碧亭記

侍御陳君文用由南臺按浙訪予方洲草堂授簡曰烓世家閩之大義鄉此地有文筆峯石鼓巖大義溪其間松徑荷堂魚鳥上下回環挹接真得山水之勝予家世

不出鄉不變士業疑亦有相協之故先君抑齋以侍講憲副二伯父皆從仕大父年高因不復事進取念無以娱樂大父鑿一池屋後以資遊適亟欲經營燕處未果而卒鄙懷常惕惻也成化丁未始命弟㻒作屋三楹於池上名涵碧亭所以本先君鑿池之意也亭爲先君作則先君平生耳目意向所以遊息於此亭者前後左右皆是忍棄置使不彰哉是用命題爲文峰貢翠石鼓浮嵐潮閣晨鍾草溪夜笛松徑秋聲荷池曉色夕照文鳥飛

晚晴魚躍凡八景將求善鳴者托之聲詩以永先君之業予兄弟出則持誦斯文以繫吾思歸則休老此亭以畢吾事此余所以為是役也幸有以記之夫天下之事固有羣視而獨見羣聽而獨聞與衆由之而獨有所得者八景之在閩鄉其聲氣色象於人非朝夕一再見者而獨陳氏命之為景發之為詩聚之為孝思之所君子所居衆人固不知也因述其言為記

一笑山雪夜歸舟記

方洲草堂疊石為山山之上有蒼玉峰東垣柱頰峯宿雨巖滴露巖歸雲洞蘭雪坡茶煙岫咏月嶠卓筆礐洗硯泉映山池皆鑱石刻字周植小檜梅竹雜卉高曠未滿尋丈而欲擬諸大山可發一笑彼山之大者非己所有亦非草堂所能貯此山可貯而有以其能小也山雖小而氣象景色生意畢具庶幾一拳廣大之意則亦自有可喜而笑者在名之曰一笑山其北有含南向深僅及尋而横廣以倍其上環竹為覆篷仰飾粉素牖戶内

外皆墁堊一色通明虛白恍若一舟寄泊於湖山風雪間自念平生薄遊江海超然順適者幾二十年早以衰病還家休卧蓬室譬諸剡溪夜汎苟未及門而遽迴則歸興當復不減名之曰雪夜歸舟總七字而揭諸簷楣所以志余之自得也

寶善堂記

寶善堂呂山吳氏所居也吳系出梁駙馬都尉僧永始居於竹坡堂作於樓雲祖禰曾玄世善相寶皆能循守

性本慶原服膺勿失猶慮其或忽也言防白圭之玷行慎執玉之墜不敢有違於忠信篤敬所學以席珍自待所養以韞璞自居不敢有忝於儒行游藝貴良貴如桓袞尊天爵如公卿甘道腴德旨如鼎羞瓚酌安仁宅禮門如瓊室珠戶不敢希願乎外而玩易所固有乃若其情即使刀球琬琰陳於堂意亦無凡善重者故其訓辭謂德惟主善善惟恊一一之謂何無雜無息旅獒之訓授受交戒所寶惟一周以永成白珩之對詞正意偽所

寶蔑如楚葉斯匱是則是戒父不在茲敬承爾寶毋貳思繼自今處斯堂者長幼同心出處同節疎戚同序敏拙同業登斯堂者言必取義利交必擇庸矯毋納異端毋比詭道以撓善成而混汨所寶謂予不信呂山爲表夫善取諸身也易而人常寡於好寶致於物也難而人常力於得以難致力得之功守易取寡好之善而訓迪精明何患不至哉予聞至善之著無往不達順則於君君則錫之福全衷於天天則降之祥此吳氏子孫於是

乎代受顯禄而門户日昌也彼貴貨賤德之家雖有籯
金櫝玉富斯可矣天人之際曾是以爲寶乎栖雲嗣子
汝暉甫故賫請作記記猶志也不可以汎論因謹述之

旌功祠碑記

皇上紀元弘治之初仰體先朝德意俯從致仕應天府
尹于冕所請贈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禄大
夫柱國太傅賜謚肅愍表祠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
時鎮守藩臬郡縣官屬皆欽承不懈祠祀畢舉冕瞻拜

涕泗思報無日謹當刻石志感以寧素辱太傅知譽又嘗承之禮科宜書所見式昭久遠越惟自昔人臣才高任重功大寃極勞生於艱危困死於平治肅愍公百世一人重華協德反正除邪彰不賞之功辯切膚之譖我聖朝千古一時也事之始末詳實有諭祭文國史傳旌功録天下士大夫吊慰之作亦既顯赫流傳無煩行述矣竊念公平生憂勤中外遺致身家已巳之變誓死殉國守經行權無施弗濟揆其要切莫重於扳留監國斥

沮南還燒散芻糧閉關出敵堅絶和議决迂回鑾計徙
寓敵不撼虛報八者皆當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廢興
所繫少遲速則安危相倚惟公材器絶倫識度超越隱
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
坐却强敵尊安社稷及邊警解嚴六職仍舊更張建定
各有專屬而所司類以僉謀遂事托公鎮重不知者固
宜責備於公公亦未嘗自辯顧以久總兵柄監往虞来
過於嚴峻一時貪功習矯如石亨徐理輩置不能行禁

不得肆恣睢積怨伺甘心於公者殆非一人公亦未嘗
自恤夫責不辯則疑謗易乘怨不恤則禍難陰蓄卒致
彼投變於安動險於順媒孽附會誣云欲立外藩搆陷
殊死事及公猶動止安詳略無餘言申解蓋自任忠以
来常奉懸宋丞相文山畫像於卧所其志念明遠操履
堅定雖萬不幸當亦無所移奪矣未幾亨輩擅權肆奸
竄殛相踵天道好還刑賞類應而公之忠枉夙荷知憐
者今皆顯被褒恤一命而復官再命而錫祀三命而有

贈秩易名建祠專祀之典意隆於英皇事舉於憲聖恩
廣於皇上於崇德報功之間見繼志述事之大非特一
家之慶幸也昔周公避位居東蒙謗入楚雖君臣賢聖
亦未能無無妄之禍及其末也亦惟因事顯白而成王
終無良悟之心褚遂良岳飛皆以忠死今皆秩祀於杭
其始遠者百五十年近者六七十年更歷數朝依違忌
沮漸加追重未如今日之離明乾斷速自宸衷而恩澤
世洽者古無前聞寧故曰千古一時百世一人宜府尹

君服膺兢惕汲汲圖永以俟首丘於祠墓之傍可謂忠孝無忝矣於乎至哉

西塍小隱記

古杭有東西馬塍地故多畝畝因畦埒得名居民至今猶巧于栽植境界河而中分東西西塍尤為靜勝路臨曲度略彴不可以聯騎並趨從容緩散行蒙翳叢薄之中而回環以入始有佳處朱君彥明所居在焉初涉蹊徑循垣籬望見其舍宇雖蕭爽殊前行尚與村落無大

廻異入門而流憩幽葩茂卉古梅竒石法書名畫交羅於慈節堂夢椿室耕讀軒把翠亭左右前後暑涼燠寒皆得所便時態良適出入縱觀徹其區四顧秀遠通流旁達田有秔稻池有魚鼈場圃有桃李桑竹橘杏桂茗櫻桃楊梅石榴枇杷可以供祭養賔客之務舉趾可以及湖山而遊汎之客不至盡日可以冉往返城市而闤闠之聲不聞清談雅集座常不虛而狹邪俗陋之人無留迹於階庭者君子以其地𠀤邑野事均顯晦人兼質

文彦明又方在求志達道之文不可謂之隱亦不可謂之非隱故名之曰西勝小隱予因爲之作記

雙穗場水淛碑記

瑞安縣北四十五里有雙穗場西達海安逺抵永嘉其地外海内河鹽出於海田資於河鹹淡異用表裏不可以相通歲五六月俗號梅天霖雨浸淫河海俱溢内外夾衝塘壕摧圮則海入於河耕植幾廢六七月雨不時降河水立涸則貨殖絶行茵亦隨槁河海之表裏病民

蓋已久矣弘治五年春廵海憲副文公行部至邑農商相率以告公毅然為之措置規畫具以成算授把總指揮陳道推官周珙督築障塘使堅厚亘固以防潮汐内入之害開建陡門設閘啓閉瀦洩内水以備灌漑之用内外不相混濫旱澇皆有所濟田穀歲熟商賈交通無復昔疇常患矣是舉也役不糜衆費不斂民從容語顧一轉掌而興除數百年之利害公之材力可因一知百矣昔蘇子瞻論修錢塘西湖推其利濟先於農功而及

於課稅公於瑞安蓋兩得而尤切害者使後今繼守得人則有備無患可永世存也招士處宜因衆心感悦走求予文刻石近以表公之德遠以示法於永久因樂記之

横谿别墅記

孫公颕自太學歸求記横谿别墅其言曰杭去城四十里有獨山山下有横谿谿兩涯多田畝外家王公執中世居其間公死弟文中公以兄子妻魯念魯方儉晦以一

夫之田從嫁於今二十年魯賴以成業因構為別墅幸為敘記其事夫君子之為學固自本於父兄師友敎養資成未必皆藉乎外顧以推類之愛未遑之施於公頴出處實有所濟古之仕不家於官然亦有為貧而仕者家於官則黷濫不飾貧而仕則卑㵎取容未有始進之不淑而能淑其終退者由是患失糜祿保位不以貪斥必以耄放甚則無所於歸而窮餓以盡多起於恒産不立艱難素嘗有所顧慮不能自遂也昔先儒名卿於施

敘任官常兼取於能治事有生業者其道良是公頡方在韋布已能自裕他日及仕而行成功而止居廉位顯進退合時其心休休蓋自壯有室時已然不俟及而後定矣事有疎而戚近而久小而大由其所繫者重也横谿之惠公頡宜亦無忘

說

善閒說

閒有數義為安為暇為散冗為空棄旣治之謂安力餘

之謂暇可有可無之謂散冗無用無營之謂空棄空棄猶身之贅疣雖嫉之而不可以卒去散冗猶居之欄楯僅一取具而終無庸事有類乎是世將以妨正見廢以偽飾見疎見廢而疎焉往而不投閒也以是而得閒有志者非所願矣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必勞而後逸堯在位七十載既老而巽位舜在位二十有八載耄期倦勤而命禹總師復辟宅洛周公始有明農歸老之告此聖賢所以合進退之宜順壯老之節收其餘力保其成功

休休自適而澹乎其無為是謂之安暇其為閒也斯善三代而下有可以庶幾焉者僅一二見而已嘉興天寧有西源僧自號善閒即其所志宜無閒於空無寂滅矣乃不自是而歷求儒文蓋必有獨見出類之材者予故繹其文義列而為說使自擇處焉

友蘭說

金川佳士楊君體秀自號友蘭其說曰吾少好交游然無所稱藉以取益於人閒居寡儔時行山谷閒遇蘭輒

徘徊容與感眄咨息爲之發蒙叢出芳潔欣然相忘凡古人所以有取扵是者吾嘗因之自況謹省厲焉惜吾力虛薄無九畹百畝以蕃其生時假筆研圖冩形似彷彿楚人之遺迹獨不意士大夫見而許可相與過顧衡茅吾以是得親賢達飫聞同心之言而入善人之室皆是物之資益也故命之爲友有反之者曰彼蘭與子非偶未嘗通言語達情事何知何聞而友之甚無謂也君難曰吾聞忠者不計施而報義者不放利而行盡其忠

而已天地鬼神之於人茫漠若不相識而敬事之如父母者舉萬世本始之理存也言語情事之謂何古者執事有諫詩比興有物工作草木之微皆足以取則資德君子所不棄吾既有德於蘭從士大夫後報之無從也故聲稱之亦以盡吾衷而不忘吾事之所自始雖事曠前聞意或近厚子以我為無謂視彼陶情取適呼橘為奴拜石為丈蓄琴為客邀明月為主賓招清風為故人者豈不尤相違哉嗟夫世之為朋友者方其事勢隆洽

有所依植感激契合相視如左右手及世路少更軒然背馳不復通問至諉人曰彼素無預我事姑與之聊相處耳噫亦獨何心哉使推是心於君臣上下之間當無一可者余聞楊君之言心有所感也為著其說

恒齋說

恒以常久為義見於説聞著於易卦備見於經訓其於事也徹上下大小當無所不用聖人甚言無恒之不可而下及於巫醫則其上可見然醫之於恒所以至其道

非謂醫道之本末在恒恒而不得其道雖常久無益神農皇帝岐伯俞跗以來名醫甚衆經方難訣疾病起瘉湯藥鍼灼宜無所不精到説者猶謂素問出乎後世依托刺法亾佚傷寒論不及内傷小兒南北方不可通用脉訣庬駹鄙淺本草得失不一難經演甚失大義千金方獨不知傷寒之數至謂子午經為贋作鍼能殺生不能救死取灸而不取鍼自古智創能述猶復不倫若此讀其書者不可不深考其源流是非也暑類寒瘵類瘵至

虛有盛候太滿有羸狀生於柔弱而感疾於剛勁之鄉禀於胚胎而發病於壯長之日或徵夢被祟如扁鵲語湔腸割膚如華陀事奇變不常如夏子益書形證不相得始末不通知醫者之臨病不可不力探其標本盈虛也易曰勿藥有喜記曰有疾飲藥蓋古有不藥之疾今則常有服藥於未病之先者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論語曰未達不敢嘗古之藥不過用以通滯卻邪今則恃為補益之物妄試輕投祕禁其方品而不使人知

矣周禮疾醫以五色五氣五聲眡人死生先之以九變參之以九動養以五穀節以五味然後療以五藥今則舍聞望而專於脉切主草木而後於穀味隳括所至斜曲自彰醫之處方製劑又不可任情信手於損益寒涼之間也古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言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皆所以防醫藥不精之弊是故讀書而不究其歸其患也冗治病而不得其因其患也矯用藥而不合其宜其患也賊有是三者而又以利欲自好之私乘之雖

卒老於醫忽不自喻其難乎有恒也所以君子之於道必先端其所從明於心而不惑習於事而不怠守於巳而不失然後可以常久不斁而施諸人者有濟猶之適國焉苟謬其所由雖終身行不止失道彌遠矣況醫固多岐哉予謂恒所以至醫之道非醫道之本末在恒也郜君弘敬以醫道鳴於浙西自其始祖號恒齋可謂至於其道者矣予故書此說僃之

葵庵說

葵之種類甚多其名不一古稱楚葵澤葵露葵詩所謂烹葵本草謂葵為百菜之主則葵皆菜之屬也又謂花如木槿者曰蜀葵叢低於葉者曰錢葵花小而赤者曰錦葵爾雅肩戎葵蔠葵蘩露皆言其形色所似則葵又皆花之屬也然字說以其能揆日而嚮故訓之曰揆則凡揆皆能揆日矣是以世之懐忠抱朴將自致於上者必有取於葵皆用是也閩之光澤丞馬君叔京篤學慎行人也始以村德被薦為郎時即號曰葵庵余聞而論

之曰善用物者無棄物善致用者不自棄葵微矣而天必生之葵亦不自以爲微而忘其所向仰吾因是而知叔京之能定志也天之生物寔繁非固有心於葵葵之傾心向日日未嘗回光而葵竟心向焉吾因是而知叔京之能安分也客有難余者曰長林大圃之中光天化日之下葵之傾陽宜爾也不幸而或生於陰崖寒谷此其時宜將何所向不幾乎隨風而靡纏蔓草而腐乎言因是而有以定志安分未見其可也余復之曰客亦知

夫指南之鍼乎其為物也承氣於磁性常向午更地易處無間夷夏百試不易所指必南雖限以山海蔀以皮革寘諸潛宜暗密之室無所辨於四方亦不肯轉而他之此豈待南而後知向哉其性然耳君子之事上也或遠或近或用或不用身雖易而心不可易是猶陰崖寒谷能障葵之質而不能障葵之心吾又因是而知叔京之能處夷險也客謝曰子之言可矣予笑曰君子當使人稱善不當使人稱可當使人見重不當使人見矜吝

令將可予之言而矜叔京邪客少休吾將終葵之説以告客夫道有定體而無定在物有定材而無定用盡葵之美不特可以勵仕也無所為而傾陽不變幾於誠低垂下覆能護其本幾於知葉圓而厚是以大圭終葵首取其仁生發有時失其候則不能致佳幾於信體柔味良資於民用先王亦嘗采之以備祀事義而不遠於禮叔京誠能觀象取義以充其道而溥於周則無往而不獲葵矣孔子曰禾垂穗向下不忘本也物之有則聖人

取之客何為者而所見若是哉客再拜曰乃今知善予之言而重叔京矣客退因書問答之語為說叔京姑蘇人先嘗任餘姚丞今復之閩其庵未有定止所植葵亦未知若干本姑載其志念名義如此

朴庵說

朴軒道人謂方洲生曰子知吾朴軒之義乎方洲生曰刻畫不加土木良具藩屏不作動息自如臺榭不周門戶僅立內無奇觀外無狹客晰夕無耳目適養之華可

以居子孫而傳久遠叟之居將於是乎名朴也叟曰子之言朴譬諸喑也扣其門而未見其主盍徐求之方洲生曰予聞將進而反却者必有所待方見而用晦者必有所激當通顯而後自下抑者必有所示法叟非固朴者而以朴自表其意蓋有在矣叟曰何謂有待曰知拙之可以巧也故養其拙知鈍之可以利也故養其鈍知愚之可以智也故養其愚知素之可以采也故養其素知質之可以文也故養其質知渾淪堅確之可以取材

也故養其渾淪堅確而不以逞曳之末出其用夫朴者如此何謂有激曰見巧者之善眩也寧反而為拙見利者之易敗也寧反而為鈍見智者之鑿空也寧反而為愚見五色之相奪也寧反而為素見羣章之相雜也寧反而為質見世之取材也或妄辨焉或妄用焉於是乎寧保其全體而終守夫渾淪堅確者焉曳之既出其用夫朴者如此何謂有所示法曰因其所知而懼民之無知以逐末也故嘗率之以本因其所見而懼民之無見

以趨僞也故嘗倡之以真吏之既仕其用夫朴者如此是故唐虞之後忠質相承自周而下淳雅之俗終不能與三代比文漸勝也周之文猶不可繼而況下此者哉奈之何其不以朴爲野而至於滅質也吏作而謝曰吾聞善言同然善道同與子之論同矣敢不敬與也吏姓楊名冠廣東廉州人今爲嘉興府同知敦厚雅循不事表著以道率民卓有古意真不負其名者

賈君景陽字說

平湖彦士賈君春弱冠時賓既字以景陽而未聞其義請余說為警策夫天以陰陽之氣運行四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實相須以成歲然儒者之言春曰陽春言和曰陽和若無涉於三時者蓋天地以生為德陰非無功而其氣多寒夏非不陽而其氣多暑寒與暑非物之所待以生也惟春為歲時之首陽方用事而得氣之和明皂融洽羣物於是乎發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皆所以畢春之功故春獨得以陽稱也人亦物中之一而

其受之以為生者惟仁為大其體全其用廣其德弘裕慈愛猶所謂春陽之和其端則始於惻隱之發人能全而充之其遠大足以安世長民擬諸生物之功其近小足以親類睦族而及其鄉黨景陽為人詳慎和雅矜恕不驕長賦稅之日久凡鄉之飢寒困迫可以動惻隱之念者當復不少君能自此而推之雖弗至焉於余說之易為者庶幾矣

後齋說

天地之生物有序聖人之立教有節生長收藏修治進止皆不可矯為後先士君子體法順則道常相因敏力求至猶懼乎弗及緩退自居恬於人後非學之善也若夫氣稟時數事幾之變雖或少有推移進卻揆吾志何如耳故由賜之勇智卒弗能遠過於柴參伊吕之遲暮累百汪踦甘羅未足與較長勺之戰邯鄲之圍小機也吕氏之禍天后之僭大事也方其未定劇鞅勃仁傑真若因循慮怯僅足當殿御其末皆以延待成功出於後

舉人患無志苟志有定雖天勝亦未可以自已況人事

抑厄而欲使之終毋前哉彼有見世之疾言多失疾走

多蹎疾為多錯而徐後者常整見世之先長非弟先利

非義先食非臣而恭後者常正見世之福首必危禍首

必先謀首必疑而抑後者常保挺馬馳突不億夫前徒

之易蹷而前車之足以戒者甚衆於是乎寧處其後處

其後將以有於其前非久於後也此所謂緩退自居者

之心也然天地以冬成物而鼓震輝澤之工周四時聖

人以老卒業而持守造詣之勤終一世故明者慮其後而先之則常先昧者恃其先而後之則常後惟不迷於其先斯有獲於其後苟空無所先而其後茫忽以自覬此異端僻學非天人之道故曰非學之善也許清明夫循雅安詳進為弗怠慎不敢以賢知先人因以後齋自號余忝清父友為作此説廣之或曰明夫居家克先孝友處鄉黨克先禮讓自念許氏宗子懼弗能勝故云爾允若玆明夫可謂有定志寧處後而不迷於其先者充

是志聖賢可企獨祖禰後哉古語曰自後者人先之明

夫幸卒自勉

啓思説

許清明夫刻家訓於先塋立石題曰啓思欲子孫至視者輒有所感念夫孝子慈孫未有不思其祖考而常深切於喪祭之日喪主乎哀而哀以思至祭主乎敬而敬以思齊哀敬之思由於衷誠所謂無邪者也古人言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宗廟社稷未施敬而民敬言大

凡也況其所生乎然事向不同哀敬各以時出後世設祭丘隴而哭其親於墓當悲愴惻愓之際有齋明畏恪之心時則哀敬交合念慮精專望望皇皇如見如在其懷慕真切固已大過於常況又見其言訓之立卓有不痛自感悼圖惟繼述者鮮矣此啓思之作所以不於堂室戶牖而必於丘隴之上也予聞孝必以實思必有終古人致隆祠廟不可以墓祭為常茍至墓斯哀及祭斯敬哀敬必交合而見石斯思則其忽忘也亦多日明夫盡

求其本勉修維則之行使兄弟子孫皆能篤守彝典常如哀敬有臨孝思無已歲一有事於墓庶幾因是以警作其所或怠弛者然後可也因著此說俾明夫併刻於石

竹泉說

劉竹泉以竹泉詩文卷求說予見世人多取物為號而趣各不同人莫不有身也而賢者能致其身人莫不有事也而賢者能善其事溺於耳目一日之私好而不能

推見其大且遠者君子不貴也夫竹之始生森欝蒼翠寒暑不凋誠足起愛然過盛不翦則枝葉拳糾如蝟謂之竹敗必歳取其鉅者用之上者登清廟中者為常器下者淪為污褻之具泉之始出灌汲未嘗不清澈可喜然時見時否謂之𤅢泉必為之疏濬道達遠者歸江河近者渟溪谷餘漫者或瀦為溷穢不潔與其初可愛喜者日相遠矣夫用而致遠固二物之常其至於不美也豈二物之恒性哉有其始而不顧其終未有不委獘於

末流者是故物無良賤視所以人無賢愚視所止君子

爲道未成雖老未可以自許雖百家九流其道固有本

末小大兼總而盡得之猶二物之具美得之而不能致

用是猶竹敗泉濊其於人也無益用之而不自慎其道

苟爲得已無所擇而輒向之則亦汚穢涵穢其爲賤且

愚也昭昭矣凡士之未顯也存乎志志之所見莫先乎

嗜好因其所嗜好而開諭之以正此古之敎也君子敎

人之言貴乎稱情切理若夫鉤索附會汎以過高者語

之非余所望於竹泉也

說劒送伍舉人會試

閩舉人伍舜廣重厚雅循文質融粹歲乙卯冬將再試禮部省父宦道出海鹽諸庠友賦詩餞别請為序昔唐人董邵南舉進士未遂韓昌黎序行稱其懷抱利器器莫利於劒劒莫良於龍泉太阿博物者所謂干將莫邪是也其為物材質精嚴工製妙絶加以砥發鋒鋩膏潤光豔翕室具美珠玉飾華舉天下之奇器無尚者使能

畢日即用其功豈直水斷鮫鱷陸斬犀象而已哉不意一出而受蔽於冶人匿陽獻陰再出而受蔽於豐尹匿陰獻陽神不樂顯變合退藏偶瘞於重函積壤者數百年自晉以來襲授非倫汨没於延平之水者又幾千餘年矣星野所直無復異氣如昔豈神物恬於冥漠以有待於人如張茂先者乎舜廣延平奇士沿泂經涉之日久此來德容明爽義氣英發懷抱殊覺出羣得無已嘗得是物而挾佩之否乎若爾則地切身親時諧類合非

復曩者蔽背自是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傍仰決浮雲俯絶地紀而與夏璜趙璧赤刀和垂弓夫之屬聯登中秘矣豈直不為邵南而已哉大抵人物顯晦固自有數所恥僻士為謀不忠使上有遺利遐棄厥良不聞大有剸削之用可謂不幸也君子負奇蓄偉不因所沮撓輒自沈溺而困於事功豈其本心乎舜賡可與言者也可與有為者也因其行聊説劒以引諸作

方洲集卷十九

方洲集卷二十

明　張寧　撰

跋語

邊景昭翎毛跋

前輩謂觀花木禽鳥與觀山水不同山水妙處幽深隱見其變無窮非精深不能識雖閻立本不能無疑於張僧繇之圖畫況他人耶花木禽鳥人皆目激舒展之間